

当前土耳其对俄罗斯政策探析

王 晋*

内容提要 土耳其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由“僵冷”转变为“火热”，是2016年中东政治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经历了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之后，土俄两国关系僵冷。但是随着2016年3月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宣布辞职，尤其是2016年7月土耳其国内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土俄关系逐渐“回暖”。对于土耳其来说，政治领导人变更、俄罗斯经济制裁、国内反恐压力剧增、与欧洲和美国关系出现危机等因素，都促成了土俄关系在2016年下半年的不断趋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叙利亚问题上积极与俄罗斯、伊朗协调立场，进一步完善与俄罗斯高层的沟通机制，这一举措见证了土俄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土俄双方在叙利亚问题、库尔德问题和双边政治互信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这皆为干扰未来土俄关系的变数。

关键词 土耳其—俄罗斯关系 埃尔多安 正义与发展党 叙利亚问题

一 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变化的原因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土耳其和俄罗斯往往容易在中东和高加索地区敏感议题上形成对立。在过去300多年间，土俄两国曾进行过多达13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而国势衰微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胜少败多”，逐渐沦落为沙皇俄国宰割掠夺的“西亚病夫”。冷战时期，土耳其一直视苏联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和首要威胁，从而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积极向欧美靠拢以寻求庇护。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开始纠正倒向西方的单向不平衡外交，逐渐摆

* 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脱从历史思维和西方视角看待俄罗斯固定模式,重新认识发展土俄关系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自身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开始以客观对等的方式推进土耳其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不再把土耳其简单定性为欧盟的仆从国、臣属国,认为俄土两国是竞合共处的友邻,故而极大地增进了两者之间的友谊。^①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力行“向东看”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土俄关系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领域的推动下,土俄关系出现实质性飞跃,两国甚至互视对方为友好的“兄弟”国家。然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俄关系的剧情再度出现反转,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分别支持反对派和现政权,土耳其站在与俄罗斯对峙的最前线,两国之前火热的外交关系迅速降温。而正是俄罗斯的“从中作梗”,导致土耳其以在叙利亚北部以创建安全缓冲区和防护隔离带为名,扩展地缘纵深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尤其是在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军机事件后,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俄罗斯还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多种手段打压土耳其,土耳其—俄罗斯关系随之跌入新低点。

在2016年夏天,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6年6月27日,埃尔多安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就2015年11月击落俄军战机事件致歉,同时表示愿意赔偿俄罗斯丧生飞行员家属的损失。在信中,埃尔多安亲切称呼普京为“我的老朋友”^②,表现出土耳其对于恢复与俄罗斯关系的热情。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尤其是在2016年7月土耳其国内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升温,双方不仅高层互访频繁,还与伊朗一道,2017年初在阿斯塔纳召开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特别会议,甚至有评论称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组成了新的“联盟”^③,这些都显示出俄罗斯和土耳其关系的不断趋近。总的来说,2016年这一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经历了由“僵冷”到“亲密”的重大变化。

① 丁正《土耳其会“弃美投俄”吗》,《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

② Maxim A. Suchkov, “Has Turkey Finally Made Nice with Russia?” in *Al-Monitor*, June 30,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06/turkey-russia-relations-erdogan-apology.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2日。

③ See Irina Slav, “Russia-Iran-Turkey Alliance Could Change Energy Dynamics for Goods,” in *Oil-price*, August 22, 2016, <http://oilprice.com/Energy/Energy-General/Russia-Iran-Turkey-Alliance-Could-Change-Energy-Dynamics-For-Good.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2日。

土耳其对俄罗斯政策的转变，离不开土耳其国内外环境的一系列变化。首先在内政方面，土耳其国内政治出现变动，尤其是达武特奥卢总理辞职，以及新总理耶尔德勒姆的上台，客观上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达武特奥卢在从政之前曾经是土耳其国内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在2009年担任土耳其外长以前，长期担任埃尔多安的政治与外事顾问。2014年后，随着埃尔多安总理任期结束并担任土耳其总统，达武特奥卢也成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思想，可以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①来概括。一方面，达武特奥卢强调“伊斯兰教”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土耳其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土耳其应该高举“伊斯兰”的旗帜，团结中东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国家，提升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共同对抗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和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暴力和纷争^②；另一方面，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掘自己“奥斯曼帝国”历史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加强与原来奥斯曼帝国疆域内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和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③

但是在2011年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土耳其却积极介入别国的政治动荡，数年之后，不仅未能帮助平息各个国家的内部动荡，反而使自己深陷叙利亚纷争，与包括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等国的关系僵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国内针对达武特奥卢外交政策的批评之声日渐增多，这也是导致达武特奥卢最终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2016年5月，达武特奥卢宣布辞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职务。达武特奥卢之后，埃尔多安的重要助手、时任土耳其部长的耶尔德勒姆接任总理一职。耶尔德勒姆上任之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幕后谈判，土耳其与以色列在2016年6月达成协议，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随后总统埃尔多安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道歉信，希望能够重新拉近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可以说，达武特奥卢的离职和耶尔德勒姆的上任，

① 应当指出的是，达武特奥卢本人反对“新奥斯曼主义”的称谓和定义，认为这是“对土耳其外交的误读，或者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定义”。

② See Behlül Ozkan, “Turkey, Davutoglu and the Idea of Pan-Islamism,” i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6, No. 4, July 2014, pp. 119 – 140.

③ Tulin Daloglu, Davutoglu Invokes Ottomanism as New Mideast Order, *Al-Monitor*, March 10, 2013,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03/turkey-davutoglu-ottoman-new-order-mideast.html>,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5日。

使土耳其外交政策迈入了另一个重要时期。

其次在经济上,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自2002年正发党上台以后,土耳其经过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期,GDP从2002年的196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8100亿美元。人均GDP更是超过1万美元。200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开始出现大幅波动,GDP增长率犹如过山车一般,近年来已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2015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形势不振、地区局势动荡、国内政局不稳、示威游行和暴力恐怖事件持续升级等因素影响,土耳其经济增长继续疲软。2014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持续大幅贬值,贬值幅度一度超过25%,创历史新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里拉贬值进一步加大了土耳其经济风险,资本外流情况加剧。货币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和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升通胀水平。此外,里拉贬值还推动了债务增长,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经济的严重下滑,对于极具雄心的埃尔多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2015年大选时,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提出到土耳其建国100周年(2023年)时,土耳其经济要进入全球前十名,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5万美元等宏大目标,而现在距离实现这些目标依然任重道远。^①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经济制裁,使得土耳其难以承受。比如土耳其柑橘的重要出口国就是俄罗斯,但根据土耳其国内蔬菜水果协会的统计显示,与2015年10月相比,2016年10月土耳其柑橘出口俄罗斯的总量下降了将近99%,这让土耳其农业损失巨大。^②此外,俄罗斯还暂停了土耳其—南欧的天然气管线项目,使得土耳其计划将自己打造成“欧洲天然气门户”的蓝图不得不停滞。在海外劳务方面,俄罗斯是土耳其建筑工人重要的海外工作地,在2015年就大约有70000土耳其工人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等地从事建筑工作。从2015年末开始,俄罗斯开始限制土耳其务工人员,甚至提出“从2016年开始不会再与土耳其公

① 唐志超《迷失在中东旋涡的大国梦: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现实困境》,《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

② Zülfiyar Doğan, Little has Changed between Turkey, Russia Despite Reconciliation, *Al-Monitor*, November 16,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1/turkey-russia-sanctions-apology-salvage-economic-tie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月11日。

民签署新的劳动合同”。^①此外，俄罗斯还是土耳其重要的游客来源国，2014年赴土耳其旅游的俄罗斯游客数量达到了400多万，俄罗斯仅次于德国，成为土耳其第二大外籍游客来源国。但是在2015年11月之后，赴土耳其旅游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大减，尽管2016年6月底，俄罗斯宣布取消针对土耳其的旅游禁令，但是赴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仍大幅下降。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11月，赴土耳其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人数，较2014年全年减少了60%，土耳其的旅游收益减少了约50亿美元。^②经济压力之下，土耳其不得不放低姿态，主动与俄罗斯进行接触，希望能够减轻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促进土耳其经济的恢复与增长。

第三，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持续发酵，土耳其需要俄罗斯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帮助。库尔德人约占土耳其全部人口的15%，是该国第二大民族。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一直未得到承认。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社会一直是一个禁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库尔德工人党”（PKK）开展的武装游击活动以及恐怖活动造成数万人死亡，成为土耳其最大安全问题。自正发党上台以来，埃尔多安对库尔德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一方面打破禁忌，公开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放松对库尔德人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限制，加大对库尔德地区的投资；另一方面启动“民主和平倡议”，主动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多次达成停火协议。土库尔德人的势力和影响由此逐步扩大。2014年，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主席德米尔塔斯参加总统选举。在2015年6月选举中，人民民主党以13.02%的得票率获得议会80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震动土耳其朝野。尽管如此，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打压，人民民主党在11月选举中只获得59个席位，得票率大大减少，但是库尔德政治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并且能够通过议会在多个方面制衡“正发党”。^③

进入2016年以来，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与国内库尔德人群体之间的

① 《普京的报复》，新浪国际，2015年11月30日，<http://news.sina.com.cn/w/zx/2015-11-30/doc-ifxmaznc5782336.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月3日。

② Zülfiyar Doğan, “Little has Changed between Turkey, Russia Despite Reconciliation,” in *Al-Monitor*, November 16,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1/turkey-russia-sanctions-apology-salvage-economic-tie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月11日。

③ 唐志超《迷失在中东旋涡的大国梦：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现实困境》，《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

关系却日益紧张。一方面随着高呼库尔德人利益的“人民民主党”在土耳其政坛的崛起,传统上支持“正发党”的不少库尔德民众转而支持“人民民主党”,“正发党”不得不转变竞选策略,通过“伊斯兰”“土耳其人”的选举标签来赢取更多选票,而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恶化了“正发党”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叙利亚内战以及中央政府的失控,临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取得了事实上的自治。自2014年科巴尼战役后,库尔德人在该地区地位日益稳固,库尔德工人党在地区的“盟友民主联盟党”(PYD)势力逐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对库尔德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收紧政策。“正发党”开始打着反恐旗号恢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打击,中断和平进程,双方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正发党”政府还利用2016年7月末遂军事政变后的时机,以“紧急状态”为保护伞,在国内大量逮捕左翼和库尔德活动分子,攻击人民民主党与库尔德工人党存在密切关系,导致冲突不断激增。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一方面需要在国内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扩张的库尔德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民主联盟党”及其军事团体“人民保卫军”,担心叙利亚库尔德人会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府”那样的地区政治实体,最终威胁土耳其的安全与稳定。^①作为叙利亚问题的重要一方,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态度,尤其是与“民主联盟党”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努力能否奏效。

土耳其主动与俄罗斯趋近,也是土耳其—欧洲关系以及土耳其—美国关系发展受阻的影响。在2016年7月末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与欧盟和美国关系出现波折。在政变发生时,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于政变并没有及时谴责,甚至有消息称一些欧盟国家对土耳其的政变军人报以同情甚至帮助,这使得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政府大为不满。在政变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欧盟内部对于土耳其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伊布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政变后,通过自己的网络社交账号表示,那些对埃尔多安的无端批评和指责,

^① Fikret Bila, “The Second Northern Iraq Risk,” in *Hurriyet Daily*, January 30, 2017,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he-second-northern-iraq-risk-.aspx?pageID=449&nID=109109&NewsCatID=586>,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30日。

促成了此次政变的发生。^①而在政变发生后，欧盟对于土耳其国内局势的指手画脚，更让土耳其无法容忍。

政变之后，土耳其准备重新启用死刑判决，而死刑已经在2004年被希望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废止。土耳其议会最终是否通过关于“重启死刑判决”的议案还有待观察，但是当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讨论重启死刑判决之后，还是受到了来自欧洲舆论和政界的批评和指责。奥地利大法官克里斯蒂安·科恩（Christian Kern）就表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土耳其—欧盟会谈，只不过是制造更多的外交摩擦，因此已经失去了意义。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柯兹（Sebastian Kurz）也威胁，奥地利将会否决任何关于将土耳其扩充如欧盟的决议案。面对批评，土耳其则针锋相对的回击，土耳其外长达武什奥卢就指责奥地利是“极端种族主义之都”。^②

此外，土耳其还批评欧盟没有信守诺言，对土耳其心存“偏见”。在2016年7月土耳其国内未遂军事政变之后，为了稳定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宣布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令，并在学术界、新闻界、军队和警察部门逮捕和问询了大量“葛兰运动可疑分子”，并将一些库尔德政治人物当作“恐怖分子”予以逮捕。欧盟方面则认为，土耳其施行的反恐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人权，欧盟据此不能赋予土耳其公民免签政策。对于欧盟的指责，埃尔多安显得十分不满“欧盟已经让我们等了53年，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继续发生？我早前受邀前往欧盟总部参加元首峰会，但是他们后来就不再邀请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不过实话实说了而已……拉丁美洲国家都已经享受了免签权利，但是欧洲国家仍然不愿意将此权利给予土耳其。于是我们讨论后决定‘让我们保持耐心一直到今年年底，如果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会关闭谈判通道，不再限制难民涌向欧洲。’”^③

① 参见其私人推特账号，<https://twitter.com/ikalin1/status/764372487551479808>。

②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says Austria is “Capital of Radical Racism,” in *Yahoo News*, August 5, 2016, <https://www.yahoo.com/news/turkish-foreign-minister-says-austria-capital-radical-racism-085231639-business.html?ref=gs>,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③ President Erdoğan: EU not Everything, Turkey may Join Shanghai Five, *Hurriyetdaily News*, November 20, 2016,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president-erdogan-eu-not-everything-turkey-may-join-shanghai-five.aspx?PageID=238&NID=106321&NewsCatID=338>,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土耳其高层对于欧盟十分失望,认为欧盟秉持“反伊斯兰主义”的价值观,而土耳其和欧盟之间已经不再信任对方,“人民不再信任欧盟所说的一切……土耳其民众对于欧盟的批评日益增加,而欧盟对土耳其的反感也与日俱增”。“我们并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欧洲的普世价值……我们厌烦欧洲对我们的态度和方式……我们认为,土耳其加入欧盟时间和过程的无限延长,是欧盟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抱怨的。此外我们也很反感欧盟国家对非欧盟国家的歧视态度……我想说,任何国家之间都应当是平等关系。”^①

土耳其认为,侨居美国的“葛兰运动”领导人、著名的宗教领袖法士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及其支持者是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主谋,2016年7月份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葛兰分子”和“葛兰支持者”,截至2016年10月底,共逮捕了大约4万人,另有10万多人被开除公职。^②此外埃尔多安政府要求将葛兰引渡回土耳其受审,而美国则拒绝了关于引渡葛兰的要求。在此次政变之前,土耳其政府就已经将葛兰运动称为“法士拉恐怖团体”,埃尔多安本人认为,葛兰分子潜入土耳其军事、政治、司法多个部门,人数众多且网络严密,在关键时刻发难,使土耳其面临着来自“国中之国”的危险。因此,土耳其认为有必要将葛兰从美国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才能彻底清除隐匿在军队、司法和教育系统中的“葛兰分子”。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台以及“美国优先”理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在中东事务上的“不介入”政策,而土耳其—美国双方就引渡葛兰的讨论可能也仍将持续。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2016年12月就表示“特朗普政府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伙伴,我认为他十分务实,我们的很多观点都很契合。”^③

①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② Ceylan Yeginsu, Turkey Detains Prominent Opposition Journalis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16.

③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与此同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YPG）及其政治实体“民主联盟党”，也是影响了土耳其—美国关系。长期以来，土耳其将“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视作“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将这些机构定义为“恐怖组织”。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甚至声称，如果美国支持“人民保卫军”，将会在土耳其鼓励“无政府性和恐怖主义”。^①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也认为“我们呼吁美国，利用土耳其的特种部队来支持叙利亚的地方武装，而不是支持人民保卫军。”^② 尽管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声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已经就“打击恐怖主义”达成共识，但是是否将“人民保卫军”和“民主联盟党”视作“恐怖组织”，美国和土耳其之间仍存分歧。美国认为“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是抵抗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地区盟友”。此外，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扶持“人民保卫军”，也是为了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一个遏制伊朗和什叶派的“缓冲区”，“我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库尔德人控制的‘缓冲区’，以此来遏制俄罗斯、伊朗和阿萨德政府”，并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仍然会秉持支持“人民保卫军”的战略。^③

二 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变化的表现

受到土耳其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转暖。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趋近，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土耳其力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发起的国际性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吸引着土耳其的注意。早在2013年，埃尔多安就曾经对

① Semih Idiz, Why Ankara's honeymoon with Trump may be short-lived, *Al-Monitor*, January 18, 2017,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1/turkey-united-states-honeymoon-may-be-short-lived.html#ixzz4WgtcQJGq>,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4日。

②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③ Amberin Zaman, Should Ankara be optimistic about relations with Trump? *Al-Monitor*, December 5,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2/cavusoglu-trump-relations.html#ixzz4WIJXN1c0>,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普京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入欧谈判,我很想早日脱离苦海。我们愿意终止和欧洲国家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我之前和您谈到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事宜,我们对此很关切。”^① 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通过《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标志着正式打开了组织的扩员大门,也为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能。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是“土耳其多元化外交政策的结果。一个国家必须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之间能够彼此互补,而且不必过度依靠单个国家”。恰武什奥卢也坦诚,“上海合作组织”是土耳其外交中,避免过度依靠“欧盟”的一个重要选项“欧盟持续拖延,而且对我们态度轻蔑,就好像我们完全依靠他们一样。而且他们还试图对我们施加双重标准……我们与亚洲和中东的关系越好,我们与欧盟的关系就能够越好,与之相应的是,如果我们与欧盟的关系越好,我们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就会越好。这是相互促进的。”^② 在2016年11月,埃尔多安再次表示了土耳其通过终止加入欧盟谈判,以及提速加入“上合组织”来“脱欧入亚”的决心“土耳其不应当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加入欧盟’……土耳其应当自我松绑,不要被加入欧盟的事宜所困住。比如,为什么土耳其就不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一部分呢?”埃尔多安随后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最早由五个国家建立,但是随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都纷纷加入,伊朗也希望加入其中,普京也表示‘我们正在考虑中’。如果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那么将会使我们掌握与欧盟的谈判自主权。”^③

① Yekaterina Chulkovskaya, Will Turkey Leave NATO? *Al-Monitor*, January 10, 2017,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1/russia-turkey-erdogan-putin-membership-shanghai-sco-eu.html>.

②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③ President Erdoğan: EU not everything, Turkey may join Shanghai Five, *Hurriyetdailynews*, November 20, 2016,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president-erdogan-eu-not-everything-turkey-may-join-shanghai-five.aspx?PageID=238&NID=106321&NewsCatID=338>,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其次，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持软化态度，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就一直要求“巴沙尔下台”，同时还主持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坚定的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是随着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土耳其也开始调整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不再坚持“巴沙尔下台”这样的前提，转而弱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强调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在2016年6月访问圣彼得堡期间，埃尔多安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是叙利亚和平的关键因素。^①而在会见来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时，埃尔多安和恰武什奥卢就表示，土耳其将会和伊朗一起，为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做出贡献。^②在2016年8月，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就叙利亚问题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土耳其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叙利亚被内战所割裂。^③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恰武什奥卢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示，土耳其希望通过“停火+政治解决”的方式，终结叙利亚内战。“如果土耳其和俄罗斯都决心来推动叙利亚和谈，那么我们就能够启动停火协议，而随后通过政治进程来解决叙利亚问题……土耳其和俄罗斯正在采取措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政治协议”，并表示土耳其不再坚守“巴沙尔下台”的立场，表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施停火以及将‘胜利阵线’与其他温和反对派武装区别开来……当然，土耳其和俄罗斯在阿萨德去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是和俄罗斯还没有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也不会试图说服俄罗斯接受我们的观点”。^④在2017年1月，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还共同在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斯塔纳举行了叙利亚问题会谈，就强化叙利亚停火达成共识。三国希

-
- ① Erdogan Exclusive: New Page in Russia-Turkey Relations, *Tass*, August 9, 2016, <http://tass.com/world/893204>,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19日。
- ② Iran and Turkey Agree to Cooperate over Syria, *Al-Jazeera*, August 13, 2016,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8/iran-turkey-agree-cooperate-syria-160812141119888.html>,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20日。
- ③ Turkey: Assad Can Be Part of Transition in Syria, *Fox News* August 20, 2016,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6/08/20/turkey-assad-can-be-part-transition-in-syria.print.html>,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17日。
- ④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望建立共同机制,以确保和监督叙利亚自12月30日以来的停火。在叙利亚问题的三方中,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立场更为接近,倾向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叙利亚危机,而伊朗则更倾向最大限度扩展巴沙尔政府及其领导的什叶派力量,而这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分歧。^①从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较之与伊朗的更大更多。

最后,俄罗斯与土耳其保持了较为频繁的沟通机制。从2016年6月土耳其—俄罗斯关系复苏以来,两国关系进展迅速。在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中,有报道显示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向埃尔多安发出了“预警”,从而帮助“正发党”赢取事件,挫败了政变企图。^②军事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俄罗斯,显示政变后土耳其—俄罗斯互信的增强。埃尔多安自己就表示,在政变之后的第二天,普京就打电话安抚自己“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普京先生表示他反对政变并且将站在我们的一边。我心怀敬意的回忆起他光辉的形象,感谢他选择与我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普京先生行动迅速,毫不犹豫,我在这里再次表示对普京先生的谢意。”^③

从2016年6月至12月,埃尔多安和普京之间的正式会面就已经有三次,此外两人还通过电话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进行了多次商讨。除了埃尔多安和普京的联系,2016年6月以来,包括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外长恰武什奥卢等土耳其政要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等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沟通也十分密切。此外在2016年下半年,俄罗斯也放宽了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大批俄罗斯旅客重新回到土耳其(当然了,受到土耳其国内局势的影响,游客数量与往年同期相比还是下降不少,比如土耳其海滨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今年10月份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60%);而10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上,普京和埃尔多安见证了两国签署的关于重启土耳其—俄罗斯天然气管线的协议,价值约125

① Amberin Zaman, No Major Deals Likely at Astana Talks on Syria, *Al-Monitor*, January 23, 2017,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1/turkey-warns-no-quick-solutions-syria-peace-talks-astana.html>,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30日。

② Nick Danforth and Chris Miller, Russia and Turkey Make Nice, But Will it Last?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1,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turkey/2016-08-11/russia-and-turkey-make-nice>, 登录时间: 2016年11月29日。

③ Erdogan Exclusive: New Page in Russia-Turkey Relations, *Tass*, August 9, 2016, <http://tass.com/world/893204>,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19日。

亿美元。^①一方面,俄罗斯的天然气,将会满足土耳其国内能源需求;而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可以借此成为未来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尤其是南欧的中间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收获不少红利。

三 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隐忧

尽管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在2016年经历了从“僵冷”到“密切”的转变,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两国关系仍然存在一些矛盾点,而这些矛盾点有可能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首先就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仍存分歧。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对叙利亚战场变化的客观调整。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在叙利亚国内战场上发动一系列反攻,不仅收复了大量国土,还严重打击了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尤其是进入2016年12月,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被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也标志着叙利亚政府军在内战战场上的重要胜利。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积极与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保持接触。但是土耳其仍然支持叙利亚北部包括“自由叙利亚军”(FSA)在内的反政府武装。为了保护自己在叙利亚北部的“势力范围”,土耳其一直希望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来保护当地亲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设立‘禁飞区’是我们所需要的……当地的武装能够守卫土地,但是为了确保这些地区不被来自空中的打击所袭扰,应当设立‘禁飞区’。我们认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的主张。”^②而这样的主张与俄罗斯提出的维护叙利亚“团结、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张相悖。^③

① Zülfikar Doğan, Little has changed between Turkey, Russia despite reconciliation, *Al-Monitor*, November 16,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1/turkey-russia-sanctions-a-pology-salvage-economic-ties.html>,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11日。

②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③ Amberin Zaman Russian-Rebel Talks Resumes as Erdogan Backs Down on Assad, *Al-Monitor*, December 1,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2/erdogan-clarifies-syria-position-russia-rebels.html>, 登录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其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库尔德问题上仍存分歧。与土耳其将“人民保卫军”(YPG)和“民主联盟党”(PYD)视作“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分支不同,在俄罗斯看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如“人民保卫军”是对抗“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并且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了沟通机制,力挺“民主联盟党”参加叙利亚问题的国际谈判,甚至允许“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设立联络办公室。^①由于担心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受到“库尔德工人党”的攻击,土耳其也坚持要在伊拉克北部拥有发言权“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辛贾尔(Sinjar)地区建立基地,声称他们自己就是当地雅兹迪教徒的保护人。我们当前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与伊拉克、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KRG)和其他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如果库尔德工人党试图向东拓展,我们就会坚决出击制止他们。”^②作为一个“中等”强国(middle power)^③,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的利益关切,不可避免地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而这也很可能会影响两国未来的关系。

最后,俄罗斯对于土耳其并未完全信任。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大部分制裁仍然存在:俄罗斯—土耳其的旅游免签政策仍然在叫停中;俄罗斯用人单位不得雇用土耳其人的政策仍然继续;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水果蔬菜的制裁仍然存在;而在政治互信层面,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前任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在接受采访时坦诚,俄罗斯领导层对于土耳其埃尔多安仍然并不完全信任。^④有学者就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关系难以改变。^⑤

① Russia Urges for Including Kurds in Syria Talks, *CNS news*, January 29, 2016, <http://www.cnsnews.com/news/article/russia-urges-including-kurds-syria-talks>, 登录时间: 2016年5月30日。

② FM Çavuşoğlu: Turkey, US can once again become allies motivated by common vision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Sabah Daily*, December 5, 2016, <http://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6/12/05/fm-cavusoglu-turkey-us-can-once-again-become-allies-motivated-by-common-vision-with-trump-administration>,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22日。

③ 关于土耳其和“middle power”概念,可以参见 Meltem Müftüler, Müberra Yüksel, *Turkey: A Middle Power in the New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④ Zülfikar Doğan, Little has Changed between Turkey, Russia Despite Reconciliation, *Al-Monitor*, November 16,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1/turkey-russia-sanctions-apology-salvage-economic-ties.html>,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11日。

⑤ See Jeffrey Mankoff, Russia and Turkey's Rapproch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 20,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turkey/2016-07-20/russia-and-turkeys-rapprochement>, 登录时间: 2017年1月12日。

总的来说，受到土耳其国内政治、未遂军事政变以及土耳其—西方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16年的土耳其—俄罗斯关系经历了从“僵冷”到“密切”的转变，双方在高层沟通和叙利亚问题上互动频繁。但是在新的一年，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仍然受到来自叙利亚问题、库尔德问题和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的挑战，如何化解潜在矛盾，促进双边关系朝向友好健康发展，将成为土耳其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李玮]

The British Press and the Suez Crisis

Ralph Negrine , translated by Zhao Xin

Abstract: Ralph Negrine is the former dean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nd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t the Journalism Institute , mainly studying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paper ,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spaper sales of each British newspapers did fluctuate during the Suez Crisis , and the newspape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Many years after the event , there still remains a shroud of mystery surrounding the press and the crisis. Guillaume Parmentier and Cecil King had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respectively on the issue of the newspaper's sales and position , which were then accepted by public. B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data , this paper cast doubt on the common-sense. In fact , There is no a inevitable reason why disagreements with readers' views would result in circulation losses.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ales of newspapers are numerous.

Keywords: the Suez Crisis , the British Press , Newspaper Sales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urkey at Present

Wang Jin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olitical events in Middle East of the past year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Russia bilateral tie in 2016. Although the Turkey-Russia tie was significantly frayed by after November of 2015 when Turkey downed Russian fighter , the bilateral tie started to normaliz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The normalization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urkish leadership changes , Russian economic sanction , Turkish domestic terrorism pressure and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 between Turkey and the West. Against this backdrop , Turkey is mo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more actively reconciling its stances with Russia and Iran over Syria issue , and more frequently communicating with Russian senior leadership than ever before. However , the disagreements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over Syria issue , Kurdish issue and Russia’s political distrust to Turkey , may limit the bilateral relation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urkey-Russia Relations , Erdogan ,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 Syria Issue

Iran’s “Look Eas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Jiang Zhen Wang Guobing

Abstract: Iran’s “Look East” strategy emerged in 1990s when Iran began to cast off “No East , No West” policy proposed by Khomeini , the Supreme Leader , and had to make efforts to renew Iran’s economy after the 8 – year war between Iran and Iraq. This strategy is the heritage of Iran’s policy of introducing the Third Party and is also the result of considering Iran’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t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is strategy , Iran takes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 with eastern powers , such as Russia , China and Iran ,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to show Iran’s importance.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Iran’s “Look East” policy has the common interes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ilk Road by terms of Iran’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which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prosperity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this new period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 and China will confront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well.

Keywords: Look East ,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Sino-Iran Relations , Central Asia